



獨一無二存在的靈光 林舜龍的種子船

文、圖／鄭芳和



▲ 安置在日本豐島的種子船。

一顆種子載著一個人的夢想漂流，他的生命能量正如種子般迸裂，夢想如天無邊無際，但他把夢想種植在大地。生生不息的種子，由他的靈魂底層躍出，在文明之外的廢墟，一個生機無限的種子星球誕生。

21 世紀當科技迅速改變文明進展的腳步，許多藝術家無不全力擁抱錄影、數位等高科技藝術創作，而他卻反其道地身體力行，擁抱文明的荒野，在陽光、大海中投入地景藝術創作，他的作品〈種子船〉甚至被納入日本中學生的教科書中，且永久安置在日本的高松港，他就是連續數屆受邀參加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Art Setouchi) 與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季 (Echigo-Tsumari Art Field) 的藝術家——林舜龍。

神聖的瘋狂夢想

「讓笑容重新回到老人家的臉上，就是藝術季最大的目標。」，這是擔任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總製作人福武總一郎 (ふくたけそういちろう) 先生詮釋他義無反顧舉行藝術祭的終極目標。當策展人北川富朗 (北川フラム) 先生把「希望被遺忘的地方能拾回希望，被冷落的孤寂老人能綻放笑容。」這個藝術祭卑微又神聖的目標告訴林舜龍時，感性的他十足受到感動，已逾知天命的年紀：，想著有一天他也會老，「留下老人的笑容」這個溫馨浪漫的思維，激發他接受邀展，參與創作的動力。

可是，如何無中生有呢？瀨戶內海曾是日本傲人的經濟動脈，曾幾何時，近代工業化的衝擊，魚蝦驟減，漁村沒落，處處一片死寂，只有日薄崦嵫的老人家顛危過活，島上早已不聞笑聲久矣。

心有戚戚焉的林舜龍，為了博得老人家再展歡顏，挖空心思，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編織著一段又一段的奇幻航行，雙魚座的他是水象星座，只要在海上漂航他就如魚得水般優游自在了。他啓身到蘭嶼，與捕飛魚的海洋作家夏曼·藍波安 (SyamanRapongan)，在山林中尋找建造傳統蘭嶼拼板舟的大樹，計畫徒手划木槳航行到瀨戶內海，他也曾到花蓮港和精通

航海的海鵬號船長勘察有著兩片帆布名為「鄭和一號」的木殼船，並興致勃勃地畫著快樂出航的來回航線。他那種超現實般的瘋狂夢想，完全無視於體力、精力、財力的現實考量，最後終於被迫放棄。

為了那群老人的笑容，他仍有不死的夢。早在 1999 年末時，林舜龍由法國返臺推出「無明飛行」個展，便種下他的夢幻種子，那次是他對人類文明不斷推移，飛行的一再失速墜落，異想天開地提問，人類可否不依賴科學儀器的目測飛行？在無知中航向未知，是渾沌不明的旅程，是自由翱翔的欲望流淌，是他「無明飛行」的創作意識。莫非留學法國的他，是閱讀了那位以《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一書聞名的法國飛行員作家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的小說，對他多次墜機甚至差點在沙漠中喪命，而於二次大戰中駕駛一架閃電式飛機消失在地中海天空的有感之作？

15 年後他醉心於無明飛行的天空之夢，終於墜落在海裡，乘著拼板舟木船航行，那條隱形的織夢之旅，依然魅惑著他。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會點上，他的夢不斷掙扎，浮浮又沉沉，迷航又找不著出路，他正心急如焚正為想不出計畫而焦頭爛額時，小他 20 多歲的年輕妻子，不經意地提醒他：何不考慮以海漂植物試試？他剎時茅塞頓開，原來妻子是他的繆思女神。



棋盤腳與漂流木的相遇

於是有稜有角的「棋盤腳」海漂植物，生命如寄的漂泊感，令他靈光閃現，加上幾年前莫拉克颱風所遺留下來的無數漂流木，大量枯死的遺骸仍躺在臺東海岸。漂流木之死，棋盤腳種子之生，生與死的契際在他的腦海裡倏忽倏滅，終於迸發出以漂流木打造一艘有如棋盤腳舟船的「種子船」意象。那矗立在壯偉山峰的原生林木雖死，在林舜龍眼裡卻仍是釋放出千年魂魄的豐饒意識，他構思中一根根漂流木首尾相連，化身為種子船新生的堅挺骨幹。漂流木與棋盤腳的相遇，形塑出詩意般的「種子船」，他的慧眼似可洞穿封存在漂流木內的巨大靈魂，一個全新的生命已孕育其中。

好不容易構思完成的意象凝塑，在浪漫的之後，更大的挑戰是作品的完成度，一個簡單的草圖要呈現製作成真實的船舶，不是像掛在美術館的作品由一人獨自完成即可，它往往是一組團隊的現地製作，把土地直接當成創作媒材，藝術家運用天然材料，容許氣候變化的因素及光線改變，在大自然與作品之間取得和諧的親密關係，正如地景藝術的先鋒史密森 (Robert Smithson) 所說的「不是要把藝術品放在大地上，而是要把大地納進藝術品中。」，史密森又指出地景藝術是要打破藝術被分



▲ 原住民工班於北海岸石門以漂流木打造種子船。

為繪畫、雕刻與建築的傳統觀念，而是要使它們與大自然中融為一爐。60 年代創始的地景藝術，如今在 21 世紀已比當初的地景藝術可玩性更多元，許多地景藝術家融入諸多空間、環境與社區營造的活性因子，甚至重現場所的劇場性，創造出環境與場所及觀眾互動參與的情境。

如野戰部隊的原住民工班

林舜龍從找漂流木開始，到尋覓共同演出的策展人、顧問、導演、工班、劇團或志工，就是把他的〈種子船〉地景藝術當成是一齣奇幻漂流的劇碼來表演。北海岸石門一所廢棄小學旁的大空地，是〈種子船〉雛形的誕生地。林舜龍與來自臺東、屏東等地各路英雄好漢齊聚一堂，擅長木

工、金屬焊接或駕駛重機具挖土機、推高機等多位專業技術人員，大多為原住民的工班團員，他們有如野戰部隊就地搭帳篷露營，要打造一個比 9 公分的棋盤腳還大一百倍的類棋盤腳造型的種子船。

奇特的是，林舜龍從東京藝術大學研究所畢業，專業的藝術背景，但他的種子船卻連一張精細的設計圖都沒有，更遑論施工圖，他只是給他們看那一粒棋盤腳，就任由工班的弟兄去發揮，頂多在需要溝通時大伙兒七嘴八舌以粉筆在地上或木頭上比手畫腳地畫出簡略的構圖，於是鋸槍；

鏈鋸齊發，木屑、火花齊飛，他們在渾沌中組織肉身；在枯骨中煅燒筋骨。

工班們日以繼夜趕工，約 3 個多月終於組構出以厚實鋼板銜接 4 根漂流木成一根弓形大梁，再由 8 根大樑架構出主骨架，頭尾以圓型鋼骨固定，主骨架之間再以木頭圍出環形次骨架，主體的中央嵌上漂流木大樹頭，鏤空的種子船，終於成型。整艘種子船看上去猶如傳統寺廟建築，室內屋頂下由斗拱組合，交織成網狀的「八卦深井」，充滿著鎮邪、平安的吉祥意涵。



▲ 林舜龍團隊與組裝完成的種子船結構。



浪人跳島，種子船漂流

起死回生的漂流木，以嶄新的面目挺立在石門的太平洋岸邊，她將從這裡啓航，順著自古以來的黑潮潮汐航向瀨戶內海，一座被世人遺忘已久的「豐島」(としまく)，捎去平安的祝福。而種子船的漂航，並非實際下水在汪洋大海中漂流，她是先解構後捆包，以搭貨輪的方式「航」向日本。

當種子船在海上搭貨輪「漂流」，林舜龍和導演也同時在海上以跳島的方式「飄航」，他們有時搭機，大部分搭船，由臺灣而至石垣島(いしがきじま)、與那島(よなぐにちょう)、與論島(よろんちょう)、德之島(とくのしまちょう)、屋久島(やくしまちょう)、鹿兒島(かごしまし)，在島與島之間漂航的林舜龍，每登上一島便拜訪當地人，感受他們的言談與生活，



▲ 豐島居民與種子船相看兩不厭。

同時記錄下島上的風土民情，更不忘嗅聞當地的好滋味，大快朵頤一番，他們一路跳島航向瀨戶內海諸多島嶼中的豐島。

當各路人馬在豐島的甲生村會合後，千里迢迢由臺灣石門航來的漂流木終於被卸下，工班們各就各位，各顯神通，把先前被解構的漂流木依木頭上和鐵件上的編號，依序再次組構。

甲生村是一個幾乎與世隔離的海邊小漁村，只住了 20 餘位老人，一下子湧入臺灣與美國兩組創作團隊，忽然熱鬧異常，成為村民日日探訪關注的對象。對享受慣文明生活的異鄉人，來到甲生村除了忙於創作外，好像是在體驗另一種清貧生活，這裡只有很少的商店，網路訊號不靈光，沒有娛樂設施，沒有便利商店，有的只是老人、大洋、沙灘與落日。

原始思維，沒有工法的工法

原住民工班與志工，朝夕頂著烈日，汗流浹背地穿梭在沙灘上的漂流木中組裝，勞累數日後，原住民在荒島上生存的本色才有用武之地。只要看他們的晚餐便可得知，他們把鐵絲網架在石頭上，燒烤架上是他們從海裡抓來的海鰻、章魚、小魚、螃蟹等等，還有牛蛙，再佐以泡著當地蜈蚣的高粱酒的生猛海鮮大餐。原住民就是自然之子，現撈現烤，在大自然中生



▲ 諸神庇護的種子船。

活的本事極高。漢人的志工桌，就是如實實地吃著家常菜，而當地村民也常送來青菜、魚或水果為他們加菜，主客共歡。

村裡的老大向井先生幾乎每天都去看工班上工，他似乎對〈種子船〉十分期待，但又很納悶工班施工的方式。林舜龍說：

「一般日本人在做一件事情前，總是必須充分討論，再謹慎規劃，再依循計畫施工，所以他們非常驚訝我們竟然是依直覺來進行工程。」，他們一切的施作技法都在腦中，默契也十足。林舜龍覺得「與其自己設計，應該讓漂流木來發言」。於是他

們依著漂流木的自然形材裁切、拼組，加上工班成員大都為原住民，他們依自己身體的感知創作，時常在變化中修正，在修正中變化，難怪村老大每天一大早便去看這群臺灣來的工班究竟又要玩出什麼新把戲，他總是在半信半疑中過完一天。

原住民的思維常常是直覺、感性，是一種原始思維；與傳統美學偏向理性，注重透視、明暗、比例迥然不同。德國現代藝術家克利 (Paul Klee) 說過：「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想像力。」，克利認為一位藝術家不能計畫他的作品，只能讓



▲ 在大島演出的劇場表演。

它自由成長，因而當想像力自由飛翔時，技巧反而只是輔助而已。感性的林舜龍常常喜歡依靈感創作，他會選擇原住民做為他得力的創作團隊，真是一個夢幻組合。林舜龍說：「原住民是用身體與世界溝通，他們粗獷、原始，他們的工法與一般木匠不同。」，〈種子船〉其實也是一件非常超現實的作品，造型雖然來自棋盤腳，但經過原住民的工法，已變得十足誇張的變形，與超現實主義宣稱的藝術是不能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況下製作出來，與「唯有非理性才能帶來藝術」的理念不謀而合。

這艘林舜龍所說的「完全沒有設計稿」的大船高 9 公尺、重 20 噸，就在原住民工班的想像力與勞力中組裝完成，由內部骨

架到外部表面，全以原始思維的工法貫穿，超乎日本人所說的邏輯思考或細密規劃。

而原住民工班各個身強體健，十分耐操，島上另一組 20 個人的美國團隊以登山繩索攀爬的方式趕工，兩組人馬好似在暗中較勁，然而美國團隊因身處潮濕地、蚊蚋多的克難環境，紛紛不適住院吊點滴，而〈種子船〉的工班們在攝氏 37 或 38 度下卻能與漂流木長相左右、不離不棄，充滿革命情感。

獨一無二存在的靈光

此外，〈種子船〉另一組團隊是由客籍團長鍾喬所帶領的差事劇團，他們以劇場的表演方式在灑滿光點的種子船內演出傳統戲曲—南管，優雅的南管唱腔在洞簫吹奏與琵琶彈撥聲中，叩人心弦；又有梨園劇，在清脆的響板與木魚的相應聲中，從一對老漁民夫婦的粉墨登場，到稍縱即逝金色舞鳥的一縷香魂，演出天災人禍的環境與生存困境，在談諧中充滿悲愴。

當場景由室內轉至戶外，海上漁船駛來千里眼、順風耳與海灘上的「日夜海女神」相會，海女神以兩側的藍紗布幔護佑海上子民，展開一場護天佑土的布偶表演；最後的壓軸是鼓花陣，幾位腰繫黃布帶，敲著大鼓，打著銅鑼，繞著轉輪傘，在鑼鼓聲與鞭炮聲中，他們行走跑跳，架式十

足地舞著驅魔避邪的陣式，陣式有如一把燃燒的火，為種子船坐落的豐島祝禱祈福，燃起希望之火。

不只如此，團長又安排有如媽祖渡海遶境的神聖儀式，陣頭一路敲鑼打鼓在海上疾駛，往女木島（めぎしま）開演，接著又在大島（おおしま）演出，觀眾是 82 位被隔離在島上的麻瘋病患，在他們垂垂老矣的暮年，親眼看見來自臺灣的民俗陣隊與南管戲曲表演，飽嘗一場愛的洗禮，無不感動得落淚。陣仗又轉往小豆島（し

ょうどしま）演出，遶境的神祇，一路起駕，在踩踏的當下，為大地驅邪集祥。

這場由藝術家林舜龍、劇團總監鍾喬、紀錄片導演林建享 3 人組成的展演團隊，以巨大的立體造型〈種子船〉詮釋瀨戶內海「跨越國境・海」的主題，並強調「海的復權」。林舜龍以棋盤腳的果實靠岸便落地生根，隨處安身立命的漂航意志為創作發想，結合八八大水漂流木歷千劫未朽的生命力，把海洋、海島再度賦與生機，讓一個曾經因開採銅礦，造成廢棄



▲ 劇場的遶境儀式在女木島演出。



物污染的垃圾島及被放逐的麻瘋病人的隔離島，讓島上的老住民們找回原有的歡笑與尊嚴。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認為「藝術作品的『此時此地』一獨一無二地現身於它所在之處，就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且唯有這獨一的存在，決定了它整個歷史。」，這種獨一呈現的地景藝術與劇場所散發的氛圍 / 靈光，就是班雅明一再強調機械無以複製的藝術。

老人與海再度復活

在當代藝術中許多作品往往「去人性化」，但地景藝術是讓藝術家全身投入，與社區居民為友相互溝通、合作，也與觀眾交流，在人與大地，人與自然，人與人

之間，打造「人的尺度」的無盡演繹，重新串連人與人之間相依相屬的脈絡，及人與社群休戚與共的「關係美學」。那群瀨戶內海各個島嶼上的老人，也許十年、二十年都將一一從人生中謝幕，但與〈種子船〉相遇的那一刻，或許將是他們今生情繫生死的動人一幕。聖·修伯里說過：「世上只有一種真正的奢侈，那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的確！要享受那種奢侈，敞開心是關鍵，讓自己時時保持空無，才有空間容納他人。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自 2010 年開辦以來，著實已為豐島「反轉汙名」，然而策展人北川富朗最重視的不是帶來多少觀光人潮，恢復多少經濟商機，他最最關注的仍是在「人」，林舜龍引用他的話說：「藝

術作品放在當地，不是為了看藝術品，是為了透過藝術品看見風景，再透過風景看見人。」。人是生命的主體，也是尊重土地倫理的人。而每個人都會死，老人與海，在現代化、都市化中枯萎、死滅，就像海明威著名的小說《老人與海》，當老人出海捕魚不再如當年神勇，往往 80 多天一無所獲，當他忽而釣到一頭大馬林魚，卻遭致許多大魚的鯨吞蠶食，老人筋疲力竭拖回岸上只是一副大魚骨。

先前在豐島上無情汙染土地的掠奪者猶如蠶食的大魚，使得豐島被剝削殆盡，只剩空洞的殘骸與垃圾。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說：「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證。」，文明的進步使現代化的社會如隱藏血淋淋的劊子手，如今生於斯經營有成集團，以企業挹注藝術，誓願將瀨戶內海的死海變身為「希望之海」，為故鄉的耆老找回童年的歡顏。在豐島以藝術之名，而使老人與海再度復活。

不預設的隨機性

時隔 3 年，2016 年林舜龍又再度受邀參與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三年展)，2013 當年深獲好評的〈種子船〉在來自世界幾十個國家的地景藝術中被選為藝術祭專輯封面，實為難得。〈種子船〉在日

本豐島出展 1 年後，翌年返回宜蘭冬山河參與童玩節。世局多變，世界在二、三年間已發生無數慘絕人寰的災難，2016 年林舜龍的〈種子船〉載著他的新作〈世界的孩子〉再度揚帆東瀛，種子船最終漂航落腳在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主展場高松港，永久停駐，也回溯到棋盤腳的前世今生，由散布在澳洲南太平洋的果實，隨著黑潮洋流從南洋飄散至菲律賓、臺灣、沖繩島等，甚至漂流至北國日本海。棋盤腳隨機的漂流，也全然契合打造〈種子船〉過程的隨機性，隨機性是一種冒險，充滿不確定性，卻也是挑戰自己的玩性。林舜龍說：「把計畫妥當安排好，因而失去本能。」，本能是一種直覺，是社會愈現代化以後人愈喪失的能力，林舜龍的〈種子船〉所拋出的問題意識就在直覺的隨機性，一種不預設的創作方式，也是對待自己生命的態度。他感覺生命的自由度愈大，愛的力量就愈強，世界才有和平存在。

以生命地圖串聯文化

那件〈世界的孩子〉正是林舜龍愛的裝置藝術，他以糯米粉、黑糖、石灰、麻纖維加入日本當地的海沙，揉搓後塑造出 196 尊同樣高度、同樣長相、閉著眼睛、抿著嘴角會心一笑的小孩，身上寫著自己國家與小豆島間的距離與經緯度，站在海



▲ 面向自己國家站立海邊的〈世界的孩子〉。



邊面向自己的國家，在日昇月落，潮漲、潮退之間，小孩日漸被浪潮融化，臉部的表情在日曬雨淋中也發生微妙的變化，終至僅剩垂掛在小孩體內寫著自己國家的吊牌，露出海面，任潮汐擁吻。當展覽結束，雕像回歸大海，林舜龍與當地居民疼惜小孩，還為他們舉行放水燈儀式，希望神靈護佑他們，一路平安。林舜龍的悲憫之心，完全展露在他的宗教情懷中，他中學時就讀徐匯中學、淡江中學都是教會學校，又在日本受洗，也在西藏接受藏傳佛教法王的灌頂，他覺得萬法歸一。

而身為4個孩子的父親，他說：「當你給小孩最大的愛時，他的生命才會發光，愛是成就美好生命的助燃劑。」，這件林舜龍因痛心世界難民潮而創作的藝術，他期盼以文化串聯世界各國織成一張生命地圖，取代以權力分割的政治版圖，在人類的星球上以「愛」尊重彼此的生命、文化的多元性。

小孩是人類的種子

在日本、法國先後留過學，旅居海外16年，林舜龍回國後致力於兒童美術教育與公共藝術，他十分感慨教育使人類的生命走向均一化，而小孩是人類的種子，大人必須為他們厚植良好的土壤，讓他們蓄積能量，萌芽、開花，他期待每個生命的存在都值得被尊重，這也是他多次參加藝

術祭最大的感思。2017年2月他參加「越後雪藝術季」，在大片雪地捏塑往寺廟行走的小雪人，那是心中懷著一顆種子，等待冰雪融化，將落地生根蛻變為美麗的水仙仙子的〈等待春天〉。

林舜龍的作品，看似不經意又蘊藏著微言大義，〈種子船〉一如生命之舟，在人生的苦海中擺渡，能否安然靠岸？〈世界的孩子〉，他們的心靈是否不受汙染，永遠保持單純快樂的赤子之心？〈等待春天〉雪地的孩子在冰雪過後是否等得到繁花盛開？

藝術是一種鄉愁

許多藝術家如林舜龍遠離畫廊機制，參與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或越後妻有大地藝術，把藝術帶到遙遠的、邊陲的不毛之島，他們運用地景藝術的方式創作，連結劇場展演，當民衆走入作品時，與作品互動，連為一體，體驗生態、環境或人性，再以新的角度觀看世界。13世紀波斯神祕詩人魯米(Rumi)說：「心靈之鏡清澈純潔，就能看到超越泥土與水的影像。」。總是帶著瘋狂夢想飛行的林舜龍，雖然為了進行地景藝術，負債累累，然而看到當地的老人又恢復了笑容，土地再度復甦，他心中那片明鏡又更加清透了。

林舜龍在大地所形塑的地景藝術，就像一座橋梁，在過去和現在，創傷和療傷



▲ 小孩雕像消融後僅剩一朵玫瑰衣與國家名牌。

中，把老人內心中根植於大地富有記憶氛圍的社群經驗，再度修復回來，讓重塑的自然閃爍著救贖之光，就如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力斯(Novalis)所說：「哲學是一種鄉愁，在到處尋找回家的感覺。」，也許不只哲學，藝術也是一種鄉愁，讓在地的住民與逃離家園的子民，透過藝術，一圓回家的夢。

參考資料

1. 林舜龍《種子船的奇幻漂航》，遠流出版社，2016年3月。
2. 石朝穎〈賈克梅第的藝術背景之視域在

哪裡？〉，史作檉《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典藏藝術家庭，2007年5月。

3. Alan Sonfist 編，李美蓉譯《地景藝術：環境藝術評論選集》，遠流出版社，1991年12月。
4. Rosie Dickins 著，朱惠芬譯《現在藝術怎麼一回事》，三言社，2006年12月。
5. 石計生《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左岸文化，2003年10月。
6.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